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𡅽

容春堂續集卷十一

明 邵寶 撰

記一十八首

記

楓山先生祠堂記

嘉靖元年春二月楓山先生章公壽終于蘭溪里第遺言勿干身後恩澤其諸子廣東布政使拯暨門人感恩知縣董遵等以其幼子其敬聽惟謹既葬而今司寇見

素先生林公以召命過蘭溪弔且哭焉已而嘆曰古者鄉先生没祭于社禮也先生天下士也其分則國之師以義而專祠之不亦可乎於是金華郡守扶風王侯其以上嗣大統奉表入賀未還則以謂其貳守歷城張侯齊侯曰此固吾有司之事也其既承之不敢不勉遵等又皆曰此二三子願也敢以請侯乃鳩工聚材即其第之東南營焉功方興而王侯還則曰此固吾守郡者之責也雖不及其始敢忘其終乎申令加亟通判其郡石

侯其推官其郡監侯其胥贊厥成中爲堂四楹前爲門如堂之數兩序傍翼繚以周垣中位神主而顔其門曰楓山先生祠堂先生於是以國子監祭酒致仕詔加禮部侍郎再加尚書矣稱先生尚德也先生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内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閒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

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於先生其共謹康靖之節平𡽪醇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廻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爲乎定定於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於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莫

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於宋其識與力超然獨詣繼絶闡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行於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辯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起宋儒於千載其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正德之初予按察兩浙先生請老南歸見予而謂之曰吾將舉公自代而公乃在此乎予愧乎其言今先生已矣予以遠

廢而遵也乃用書述王侯之意請爲祠記予感先生之知也於是乎書時言者有爲公請謚於朝上方重名德固當從之節惠之公論吾知將與茲祠不朽矣祠成於是歲秋其月冬十一月其日乃記

重建同心堂記

同心堂者無錫縣治之後堂也國初始建時葢有之宣德二年凡治之制嘗重建於令唐侯泰安惟堂暨茲堂皆仍厥初弘治二年滎侯華始大建堂堂成會被召去

又遺於兹越數年姜侯文魁繼而修焉亦未之及今令暢侯蒞政之三年覩兹堂壞甚且恠其隘以陋議重建之或有以重費尼侯者侯曰凡治所必有堂有後堂堂以聽政臨民後堂以燕居退食而凡寮佐胥議若夙夜治官書亦皆於斯乎在蓋於堂有表裏之道裏弗表稱則民有遺觀焉吾思吾政而譬諸兹堂是故不可不治也乃謝言者不聽出公錢若干緡授民之材者曰某召匠須材擇日興事增其基於舊高若干尺深廣若干尺

厥既落成仍以正統中項侯伍所扁同心堂者揭之間與杜丞世昂王丞震劉丞璋楊簿梅及典史莫諒請記於其項令所自爲記實刻在屏於今八十年矣君子讀而嘉之然尚恨有未盡者政人之心貴於同而不貴於苟同吾昔爲許州嘗爲同寮之箴有王事同襄天工同亮讓生於公爭起於私可可否否不必在人不必在我之說蓋同之不貴於苟也如是吾强勉力行比得代而不能無愧焉今則何以爲吾侯告哉凡吏之責惟國惟

民上下均槩而損益重輕惟古有訓惟禮惟法並行不悖存乎其人禮以率良法以懲慝斟之酌之與時偕行同心之道其在是矣舍是不由而唯意之狥是比也非所謂同也如吾心何吾又聞洪武末韓侯約嘗爲君子之堂以延訪耆德今其遺址莫知所在侯倘能尋焉而復建之乎不然則取其意不襲其跡是亦同心之助也侯名華字其陜之隴西人以正德丁丑進士來適年政成部使者屢旌之論者謂兹堂良材巨構軒宏嚴重如

侯之政而顧諟前規日勤不已杜丞而下皆謹官箴於名義為稱堂成之日為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壬子侯於是又治西門之橋及南門之弔橋皆亟成無重費吾是以附書之

古柏亭記

亭以古柏名志物也木之材柏惟其良歲久則馨香盛焉而植于郡堂者尤以地稱重壬午七月抜於風者數株郡守宜賓王侯以其二遣使致予時予方將為亭於

繡類壽藏以庇吾二碑於是用以為梁侯聞之又致羣祀之木之同物者以為楹為桷不足諸姻友各有助焉人謂是物也非風則郡守莫得而致也初郡守之來致也不知吾之將為亭也亭非柏亦可以構構之以柏則不勝其馨香之聞有風則益焉吾二碑者一為皇言贈封我考妣之二誥也一為少傳王公之文所以銘五妣之貞節者也繼自今有登焉者莊誦誥詞退嘆艱貞周旋諷詠芬從風流將皆曰良哉重哉非郡守其孰致之

郡守其有意乎哉吾德郡守而歸之天天其無意乎哉是惟吾君之賜也是惟吾先考之祉也是惟吾先妣之休也其不德何足以當之雖然其敢不侈言之亭成於是乎記

宋太學生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祠記

天下之勢重在敵國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敵國之所資也然人知重在敵國而欲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敵國而欲反

之當其時以戰鬬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而欲
反之當其時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鬬死者天下哀之
猶可言也諫諍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
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於今數百
餘年而痛閔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之祝之而猶以
爲未足者也宋之亂自熙豐以來其所由來者遠矣至
於靖康之時則北敵日盛內逼京師敵國之重於是乎
極所謂極重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

爲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敵國則輕在本國天下之勢如此誰歟反者於是有識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使能專任焉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可反焉者而二三宰執内忌外懾與六賊者表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乍用遽罷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黄二姦黨結蒙蔽曲矯密呼身死

其手比之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蓋反天下之勢者在識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我亦獨且奈何哉烏乎少陽其可傷也已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於臨安愕然驚悟既贈官推廕車駕道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初追贈令官仍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人心之公固出於秉彛之初君心之明又復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為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况其鄉哉潤

之丹陽公鄉也祠焉禮也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忠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内外彼此之分於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辨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姦邪蒙矯之跡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諧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敎也大矣深矣葢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廵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來視師江上道出丹陽閔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缺且見近地有圓通菴者茂林據勝遂命有司改而建焉時

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内江趙侯章至從而成之君子謂之善祠祠成且考葉君還朝趙侯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焉而增賁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其其欽企秘撰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於是乎記祠在縣西北隅前爲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榜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

中爲堂三間二厦像公其中前爲露臺玄金鑄黄汪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爲樓五間曰有歸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嘉仲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葉君所題詩葢趙尹狀云

工部蕪湖分司題名記

公署之有題名舊矣姓名邑里科第官階差遣歲月之外不加一詞而褒貶之公論付之後人書之者無心而

觀之者足以爲勸爲戒其微而婉也有詩之義其簡而嚴也有春秋之體是故君子尚之而歷世不能廢也我國家承平百五十有餘年百司庶府莫不任人就列內而省臺外而藩臬郡縣至於寓館署廳皆有所謂題名者蓋世平治久制備文繁雖不出於令甲而於事體亦若有不可闕者如此工部分司在蕪湖縣者實自成化七年始當時建議者以漕運舟船之料供應什器之料民不勝其科率盡取諸材木之榷焉而蕪湖爲畿輔近

地當川湖二省下流商筏所聚故分司於是乎建大司空歲請于朝簡委員外郎若主事一人主之期月乃代越弘治正德至于今葢五十有六年矣歷官五十有三人先是弘治乙丑主事永平張君秉清者嘗一題之今主事岳池張君日嘗謂其簡畧失次也通加詳訂序書分注以刻諸石將俾繼自今有所考焉用為後人指議之地刻既成則託吾友李生宗銘書來請予為記予惟六卿分職莫非天工王事而虞衡所職則涉於榷利士

大夫之自好者往往不屑於是然君子論爲已之學者率謂錢穀簿書不足爲累蓋于其心不於其跡其道固然也況公私義利之辯政君子所當先講者故不當其事則已苟事有所當則必講也吾致力焉而自考焉實於斯在蓋以公滅私固君子立心之要以義爲利尤君子制事之宜以是事國何職不共以是律身何德不進易是則上干官箴下招物議刑書史筆不在于今則在于後雖有他美莫之能贖而況無美可稱者哉古今記

題名者莫不以司馬公諫院爲先要其大指不過忠詐直回四言而已而後人所議率不能外今予之虞於後人者豈有他哉亦惟曰其也公其也私其也義其也利云爾焉乎人有恒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可不畏哉可不儆哉張君發身賢科始仕初政乃是之蒞於斯記焉予知君之能愛斯名也抑亦可以觀乎其人矣矧宗銘乃吾同年贈司空舫齋先生之子文行粹然克肖家學凡所稱君其言也信因附書之而不敢加一詞者

亦題名體也

千金紥趾亭記

亭何以名紥趾也志得地之難也言千金何先五世祖時遊僧寓一篋去十餘年不返人謂僧死矣乃手其篋篋重則戒勿啓而遺之聽松菴僧又戒僧有亡勿以告未幾僧大建佛宇葢有物云於是乎歸我先塋之地僧世守之至于今予提學赴江西時上官有脅人致賂爲其家地者説者云有千金焉予聞而避之山中静坐覓

日遂議卜令地人謂是日也予且行廹矣非是則地議不成人將圖之蓋前後六世相距百三十餘年是以喻諸緊趾也雖然避千金而得地雖謂地之價千金可也況前人棄利於不知之地又何千金之足論哉予於是有感矣亭扁四字宋蔡君謨書莫子如山集而摹之

郡守陳侯遺愛邱記

此吾郡守陳侯遺愛之邱也邱之所藏者何侯冠與衣也侯卒而其子其以其喪還南海而葬焉民見其行也

不忍請其冠與衣而爲卯以藏之封之如墓謂其精神之所存也過者輒瞻拜焉徘徊咨嗟久之而後能去歲時或裂楮澆酒焉如鄉人俗烏乎侯何以得此於吾民哉子產之語子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侯之謂乎吾又聞子產極論寬猛譬之水火而終之曰寬難非寬之難也有德之難也侯天性仁厚而加之涵養比舉進士以疾在告居山林者日長其德之所成素矣故其臨民亦如其平居也不自知其爲寬也而民之所蒙者

如和風甘雨淪浹霑濡相忘而不自知寬乎寬乎在人爲難在侯爲易民之服之至於爲卹以志不忘上視召南之甘棠次若峴山之碑殆無愧焉峴山之碑見者墮淚召南之甘棠相戒勿伐公之斯卹民墮淚而爲之者也其有樹焉猶待戒而後勿伐乎昔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侯之初喪吾以病足不能往弔爲位於山中草堂而哭焉稱仲尼之言而三嘆之廵按御史朱士光上其事於朝亦云烏乎侯雖亡可以慰於九原

矣廣平申侯繼公爲郡見斯卯也與其寮佐冷侯柴侯王侯劉侯謂是不可無記而以屬于寶昔者寶視學至南安南安之民之思張東海也亦猶吾民之思陳侯也有祠在郡中越數十年繼守者有忌心焉乃以其像徙置城北僧寺予問之則曰此侯之所樂遊也於是乎徙而奉之耳予至其處見其爲狀置而非奉遂命返諸其故由是觀之吾申侯與寮佐諸君子視東海之後政其爲心何如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復稱仲尼之言三嘆而

書之侯諱實字秀卿別號虛菴瓊山人也其政與行在
予誌今刻諸碑陰

吴皇甫氏宗韓祠記

宗韓祠者孰祠祠唐工部郎中安定皇甫先生持正也
工部何以有祠於吴工部順慶知府吴人皇甫世庸之
遠祖也自工部至於順慶凡若干世矣蓋宋之時有爲
提刑而扈蹕南渡者遂於長洲籍焉吴之有皇甫氏實
自茲始於順慶凡若干世順慶之考封禮部員外公嘗

祠工部於别室順慶因之諸子績學其中朝夕於是乎
瞻禮焉者亦久矣今御史大夫泰和陳公静齋於順慶
爲同年進士比至吳郡訪順慶於家順慶見其四子焉
皆清修玉立茂學而有文公愛之期以遠大因入其書
室謂夫湫隘藏修則不足以養其寧静也遊息則不足
以暢其鬱湮也乃詢得傍近廢寺曰祇園菴者以其地
之半歸之順慶遂闢爲精舍將從工部之祠君子謂工
部昌黎公門人也國史有傳附焉以傳盍祠昌黎公而

以工部配順慶從之故題其門曰宗韓夫昌黎公文師百世而於道亦有所見起衰濟溺厥功大矣當時從之遊者若孟郊李翺張籍與工部數子周旋門下實經指授知遇爲深故今稱韓公者必及數子况順慶以文學傳家繼武科第閲數世之上有人如工部者亦烏能無情哉是故推貟外公之志而祠工部近於尊祖矣推工部之志以祠昌黎近於隆師矣所謂義起之禮固於是乎在然非静齋公崇文廣敎汲引來學順慶雖有是心

其孰能成之乃若静齋公之志則於皇甫氏之諸子者固欲其由正學而深造之以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後已焉尚論古人因文見道者之爲重固不若以心體道者之爲真也然自皇甫氏觀之尊祖隆師視諸家廟則體殊準諸鄉社則道重君子之與議於斯祠也者不亦可乎順慶於予昔嘗同朝間介吾世友呂太僕仲仁來請記於是乎書員外公諱信博學能詩有望於鄉順慶名録由丙辰進士歷禮部郎中至今官静齋公至吳在丙

戌三月越八月而祠成實其月其日

高安朱氏坡山世第重建記

朱之先自宋忠靖公勝非罷相以觀文殿學士出知洪州其子甚由上蔡而遷高安歴三傳至建德者再徙今之坡山爲始遷祖勝國時建德之子瑞芳以詩賦爲解元解元四傳入國朝曰仲益舉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又三傳至繼祖舉成化甲辰進士歴官兵部員外郎郎中至楚雄知府致仕進階亞中大夫同行凡弟

七十餘人其子今監察御史寔昌舉正德戊辰進士同行二百餘人諸孫行蕃衍至不能悉數坡山之盛於是為極既而華林盜起祠寢門堂焚毀幾盡先世主版僅得保護而無所於棲變亦甚矣於是御史君內艱家居親遭變故楚雄公以興復命之御史拜命惟謹明年盜息乃購得舊寢堂基及其後地於族人遂建堂六楹曰敦本以奉舊書建德府君而下昭穆官稱字行之版如神主者于中君子謂勤而禮越七年楚雄公卒御史憂

居乃卜其前若干步爲世恩堂丌閣五世所受勅命若干通及貯遺書若干卷君子謂重而密又前爲正心堂歲時家禮於是行之君子謂端而則又前爲堂十楹中三間曰著存祠自始祖及諸先祖世歴十一人餘二百不以正終者不與焉君子謂義而嚴左三間曰永思以祠楚雄公暨其配辛恭人君子謂厚而正右三間曰遜志室本以貯祭器御史君嘗與其子詰斆且學焉今是之名將俾後之人於是乎繼君子謂典而遠又前爲門

三間門之内爲堺既深且廣御史君之兄太學生夢昌
弟庠生憲昌及族之人皆得由焉君子謂整而辯又外
爲世進士第之門左右各有掖且翼之以廂則郡縣爲
之建焉以風勵鄉邦者也君子謂軒而雅既又以世恩
堂者偪邇内寢懼其褻而褻也乃於最後建重屋若干
楹上奉諸勑次及遺書曰尊勑者統於上也君子謂宏
而敬朱氏之第於是始復於舊且加盛焉廣東提學按
察副使歐陽君宗道爲記著存之堂翰林修撰呂君仲

木記世恩之堂舒君國裳記敦本之堂翰林編修鄒君謙之記正心之堂徐君子升記永思之堂至於遂志之室則刑部員外郎葉君國光記焉而吳郡諸生王寵黄省曾繼之世進士第記之者應天解元袁袠也嘉靖甲申御史君廵我江東諸郡越三年丙戌春既竣事訪我二泉山中請通志之烏乎家之變也有數焉而理亦符之家之復也有理焉而數亦會之蓋自古則然矣如朱氏之第自忠靖公三傳而徙坡山坡山自解元公四傳

至刑部而盛又三四傳至楚雄公之父子而尤盛盛則
衰衰則變固理之恒也華林之變乃興之符焉以楚雄
公之仁厚忠諒御史君之俊偉清修適當興衰之時乃
堂乃構乃寢乃室繼述之責固有不得辭者而才亦優
爲焉然非變至此極則其革也必不至蕩然銷盡如彼
其新也必不至煥然改觀如此也所謂數會於理者又
如此哉初第之未罹變也祀於斯燕於斯合羣族於斯
郡之人稱禮義有家法者皆以朱氏先焉今復而盛矣

御史君在南北二臺廷規有言方廵有績公輔之望士論攸屬而夢昌憲昌又相繼而起禮義之風内外後先輝映充牣繼自今稱有家法者豈止一郡而已哉稱之天下可也雖然法不徒立道不虛行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天下之治不外是矣而況於家乎予昔視學江右有觀風之責焉五至高安稔聞朱氏之故楚雄公予同年進士也而御史君及其兄弟又以文字爲知己追憶往事喜其變而復盛樂爲天下道也於是乎記

重修陳司徒祠記

司徒者何隋大將陳公杲仁也錫邑有其祠公晉陵人錫人慕焉而亦祠之也祠坐震對虹橋少南歲久圮壞宣德間邑令唐侯泰安重建焉其前左地逼於民居成化初元磚橋錢氏孟清凡弟重購而拓之志稱公娶沈發興女發興陰畜異志憚公不敢爲乃中公毒以死發興事敗郡人上公忠孝文武信義謀辯八絶行于朝命下立祠祀公至南唐賜有武烈之號宋宣和四年加封

忠祐蓋其祀事所由來遠矣近有議改其祠爲聚夫之
厰者君子謂夫主送迎厰可別建也廢義祠以司供億
何以勸德未幾復有議改爲里社之壇者君子謂社主
祈報壇可別營也廢義祠以求豐穰何以歆神時暢侯
子實方飭邑政聞之遂寢其議於是奉祠道士范日溪
克承侯意乃修治其堂若干楹前門若干楹左右居守
之室若干楹像位祭器視舊完妥皆不煩于官侯因
鑱石請予記其歲月予嘗論義起之祀在吾錫者至德

如泰伯尚矣其次若龜山先生則遊寓於斯若梁溪先生則生長於斯其道學忠義師表百世或附祠于學宫或專祠于惠麓其禮惟允亦無容議矣乃若睢陽守張中丞保障江淮功在唐室於錫初無游寓生長之蹟維民崇奉成于感孚迺年建議請祀允爲著令此固我朝從義之盛典也司徒公我郡人也德懋望協上亞前修正不容奸死有餘烈其悃綑勵俗之節於中丞公實相伯仲歷代褒嘉昭載史册凡有人心者皆當敬瞻興起

況吾錫漸被其休者哉尸而祝之不亦宜乎吾知斯祠其將永存不廢矣雖然非賢有司好古崇德慎於因革之道其孰能與於此近督學侍御張君汝立按我江南毀斥淫祠無有遺隱惟舊列在典者則存之以振風教斯祠固其一也論者謂得崇正之體焉他日續邑志者尚以是參考之

水雲亭記

永豐之東北五嶽雙溪之間粤有輿區水雲翁世居於

是凡若干年至翁而樂焉雲興於巇變化無常水流於溪往來不息而翁之心實與之俱蓋躬督耕稼日行田間倦則少憩於斯久之謂無以蔽風日而適吾趣也乃搆一亭而以水雲名之人之知翁者往而候焉退而嘆曰悠然南山洋洋乎泌也其在翁所矣遂以水雲翁稱之翁之子今華亭知縣豹昔在庠序而從公以遊且息也翁嘗指雲而語焉曰所貴乎雲謂其能爲霖也指水而語焉曰所貴乎水謂其能爲澤也其體雖殊其用一

爾知斯義也可以承吾意矣豹謹志之不忘比豹舉於鄉既得進士而令焉則貽書以戒尤惓惓以為霖且澤爲況曰吾昔未能而望於爾爾今能副吾望否乎於是豹考三載績還自中朝乃取道永豐迎翁至華亭官舍謁封典之將及也盡前後拜而受焉居四月命未下浩然西歸華亭之大夫士留之不可得也賦水雲之詩以贈之者若干人厥既成什乃用書屬徐張二生來謁予序予常人也何敢序松人之詩哉而永豐則吾視學所

嘗至焉者也水雲之亭吾當爲翁記之翁性孝友稱于
宗鄰而緛直尚義氣人不可犯視人之急若恫在躬汲
汲赴之若不及且不足也葢鄉評如此可謂有士行者
矣予在永豐有杖而衣冠脩眉長鬚皓白如雪者二三
人走山谷數十里詣予行臺曰其不入公府若干年矣
聞公來故出卒無一言而退問其年皆八十餘問其所
歷皆仕而歸者也其風度葢今猶能言之翁行且受封
壽考未艾其若人之流乎身隱而子仕猶身仕而歸且

老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請爲翁誦之翁字玉治以字行於是年若干矣

鶴山書院改建記

嘉靖三年九月蘇州府改建鶴山書院成改而仍其地令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蒼梧吳公意也先是巡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內江李公以臺署久寓書院嘗欲遷之檄府詳議有成畫矣尋以歲饑輴輟公來涖蘇乃克成之公之言曰惟鶴山書院爲宋資政殿大學士參

知政事贈太師謚文靖魏公了翁之賜第公在政府理宗嘗御書院額賜公揭之臨卭講學之所後公卒葬蘇州勝國時公之子孫請以賜第為書院命揭舊額遂為公祠國朝永樂初少師夏忠靖公治水江南宣德間司徒周文襄公繼涖廵撫皆於斯乎聽政當其時二公豈不能別為之署哉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蓋於是有餘思焉耳矣嗣是歷廵撫數十公皆因之而書院之名幾於虛設然而日廵月省時葺歲修不壞益

嚴亦惟有司不以祠堂視之而以臺署視之之故不然
如漢之任唐之陸宋之吳陳章王周尹數君子者或生
長於斯或宦遊於斯功言道德各有所成為世稱重久
矣其祠守之初立亦皆出於好德之衷今或荒且圮焉
或右姓據焉或異教併焉雖忽諸之歎屢形於人而卒
莫之治也抑獨何哉况南畿巡撫視諸藩臬守巡權位
有間而治所乃缺於制亦若有不當然者前政之欲遷
建書院也固宜論者惟知時詘舉贏之不可不知易地

而遷之尤不可之大者蓋文靖公之所居而精神寓焉者今三百餘年矣一旦他圖公如有靈其肯舍此而肸蠁於彼乎且自我而言譬諸生人以客逐主是可安也孰不可安也今盍中分其地限以高墉南為行臺北為書院別闢之門曲通之道庶幾不易新治而無廢舊規宣政行令崇德尚賢兼存並用不亦可乎時郡守胡佚纘宗長吳二邑令郭波楊叔器及其寮屬承公命惟謹退而會材用計徒庸具文若圖以復公曰允哉擇日興

事越三月而告成君子謂斯舉也體上下之情通幽明之故達經權之宜觀羸詘之會量豐約之度裁乎義而不失乎禮建一物而衆美具前復百年之觀而後乃垂於無窮抑於是得尚友之道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猗歟休哉可以觀德可以觀政矣胡侯以公命屬記於某某再辭不獲於是乎書院之制自來鶴樓後至于北墻為地若干步去北墻若干步南向為堂四楹中塑公像公服正笏儼然平生罽炬几筵厥有常設前為露臺

翼以兩序凡拜瞻對越皆於来鶴樓下出樓而西若干步西向為門南轉若干步為門如之榜曰宋魏文靖公祠堂再轉而南又若干步至於外門院額揭焉僉曰稱哉董其事者為蘇州衛指揮吳繼美為長吳二典史蕭景腆謝詔其為費白金若干兩役若干人悉如公初議公又以院舊有讀易亭滄浪池世遠迹湮莫知所在乃於東序後疏圃因取土之洿稍鑿而池焉又亭於其北各揭其名以無忘其故故併書之若文靖公之學術文

章勲庸節槩儒先君子具有定論見於虞文靖吳文定之記者不書

盧陵劉氏一椿堂記

世以椿桂擬父子者自燕山竇氏始葢義方之教為重而非徒以科第為榮也當時有太原王氏植槐以望其子之貴而繼登台鼎卒如其言世之言陰德者稱焉故一椿五桂三槐籍籍人口自宋至今數百年矣猶周人之歌召棠也古今輿論之公固如此哉若今盧陵劉氏

之一椿堂者其亦有取於斯乎劉之彦有名碁而字大經者今我郡憲劉侯之尊甫公也幼自樹立習進士業初治毛詩繼治周易甫弱冠其父得末疾艱於起居公躬侍湯藥者十有三年業弗克卒既而得丈夫子五人取易震坎艮觀萃五卦既從體而命之名自就外傅即命各治一經躬加策勵兾償夙願焉遂以一椿顔其所居之堂因用為號著志也抑又嘗誦王氏之言曰吾不儆吾子必儆云云久之志益篤乃以家事為累虞夙願

之不可償也於是萃且殤矣而厥號不忍自廢乃擇于
四子以郡憲君天資特異學有日進督之卒業而舉家
事付震等若門以内事則内子其人任焉尤嚴私貸私
蓄之戒郡憲君用是得專心讀公之書日造髙明稍長
游邑庠既廪而後舉連捷春官奉對大廷賜第釋褐
試政西曹來司憲於我郡踰年迎公至官舍養焉時
震之子妆清坎之子妆宣亦有風庠序將繼叔氏之武
以廣其祖之志鄉之大夫士咸謂公無媿於所謂一椿

者郡憲君乃以公意來請予記夫義方之敎尚矣世之人有禹鈞之志者能以訓其子姓則凡子之能出科第躋顯要者固竇氏之桂也不然業已成而或制於命則所謂桂者固亦如之乃有一焉而翹然擢秀上勤明天子稱子大夫於天下其爲桂也大矣數之多寡今與古合焉若否不必詢也況諸孫叅焉爲桂於庭森焉挺焉又若是乎且義方之敎而加之隂德之功表裡浹洽竇之桂其將爲王氏之槐乎吾聞公在家有譽在鄉有譽

積德於無言之地者厚矣郡憲君於是乎旣徵之君清貞明恕平反爲仁決斷爲義所謂惟良折獄者君固有之而哀矜勿喜之念又時時往來於衷也槐之徵其不在斯乎後之人將再徵三徵至于不一徵而未已也予昔以憲節視學大江之西雖未及見郡憲君而君之友數人者實爲相知君亦以是推敬焉而記是之屬予喜公之志之將有成而樂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張氏祭田記

張氏祭田爲福州知府鈍軒公之墓而置也置之者公之甥華時正及其子雲初時正館於公實以公冢子琺幼且學未能應門户之故越若干年琺長與其弟琇偕游庠序於是時正之父母亦老乃辭於公迎其婦以歸養焉公與之田三十畆時正辭還以供祠祭公卒之二十三年琺暴病卒又三年公配張宜人壽終其冢孫立暨其諸弟貧乏不能自存琇亦久淹且窘公與宜人之墓在慧山者春秋展掃違時闕事或比歲弗舉垣頹屋

敗松楸日凋以仆莫之能起公居官廉家無留貲而經理幹蠱繼之其人無足恃者於是姻友諸君子悲之而以爲言先是時正屢嘗周之及玆有聞傷慟涕洟如公始亡既乃想像音容若將見焉則又傍徨戀慕如初違公追念恩德依依不舍如在公室百思兼集殆莫能爲懐者諸君子見其然也以爲家莫大於墓圖墓之存莫大於時展掃以祭圖祭之繼莫如恒産産莫恒於田僉謂時正曰子盍圖之時正曰諾歸以語雲雲之悲如時

正之悲也雲之感如時正之感也乃踸告時正曰此雲志也不敢不力越三月而田成其直爲白金二百兩劵立之日具儀物告公及宜人之墓而焚其副焉取諸租以供墓事自今兹始於是諸君子知張氏之祭之有託也張氏之墓之有守也則以立來告其請書諸石於乎義人之恒性也故事以義制載諸書財以義理繫諸易禮以義起記諸禮五常百行於是乎成是謂秉彛良心一有感觸其發也孰能禦之公始館時正以任子之勞

義也繼聽時正以終親之養亦義也公與之田義也時
正辭焉亦義也而閔外氏之衰微周之不足至置田以
保其墓者大矣田乎田乎始以義辭終以義置義以成
義於公有光固時正與雲之分也是田也惟爾甥舅之
族其胥顧兹石無荒以棄無忿以爭無竊以鬻時歛時
供修春與秋俾與兹山而永存則豈惟公與宜人無憾
於九原而二族亦有無窮之聞既以告諸君子遂書爲
記諸君子者爲楊溫州致仁爲方撫州日升爲成僉憲

汝從爲呂太僕仲仁爲俞大叅國昌皆所謂姻友者也時正名麟祥與雲皆太學生田之數若疆及佃人氏名與其租額具諸碑陰

道南書院記

道南書院曷爲而建也爲祠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劍人也常曷爲祠之公學于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句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

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宏矣是以沒而祠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創而其圮也久矣國朝成化初嘗起廢焉而公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璵臺陳侯實乃卜吉而别建之中祠公二周既仍侑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道南矣

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重有固然者矣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興其嚮往之心是之取爾然則於前乎曷徵聖道絶塞自孟子没至于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啓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游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邪

天邪其然也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諸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爲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爲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爲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柰何乎列公南面中位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敎授先生周公伯忱坑冶先生周公伯温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焉皆公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者則左右分列緇修鄒公德久中丞喻公子才皆公門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

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再傳而私淑者也猶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焉者也師友之分主賓之儀於是乎辯斯禮也其起斯義也夫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尚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實嘗稱之祕書推演師說爲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力主正論爲時師表文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刑元德力解學禁辯忠爲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載國史郡志皆無愧

於龜山者也祠以道宗配以道合斯名也其稱斯實也夫然則侯之望於學者如斯而已乎夫道一而已學有科級觀聖道自孟子始韓昌黎有是言矣接孟子之絶學者程子也道南之嘆既屬龜山觀程子者不當自茲始乎由是以希程由程以遡乎孟希聖希天亦將於是乎在此侯之志也侯之志誰歟協者上則前巡撫右都御史今南京工部尚書蒼梧吳公今巡撫右都御史泰和陳公巡按監察御史高安朱君提學監察御史光山

盧君中則郡佐羅侯洪載王侯嶽羅侯述柴侯希高劉侯體觀下則邑令黄潤與其丞簿及郡邑諸博士皆侯志也郡之諸君子賛焉而給事毛君憲叅互尚論之功多矣其始曷日嘉靖乙酉七月丙子其訖曷日明年丙戌其日甲子其地焉在在朝京門内若干步所所謂舊驛基者先以與民繼以其直贖之其制奚若前爲門爲儀門各四楹中爲堂六楹後寢如之左右兩廡各四其門之數最後爲樓六楹其下可以藏修焉其上可以登

眺焉扁曰望闕以無絶其委其東有池爲亭以臨之可以遊息焉扁曰思洛以無忘其源繚以周垣輿塏寛廓崇偉靚深清廟之下此其亞歟徒祠無祀可乎徒祠而無祀是浮屠老子之宫也雖然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也公祀在典龜山既列諸廟庭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黷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禮擬諸釋菜郡守主之歲春秋二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畝租若干石祭之

餘以克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費曷出出其項爲白金若干兩基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焉不足記其記維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者爲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也記侯有道敎思無窮德遠功深欲俾百世勿壞爲政人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白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尚書詔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東明閣記

予從弟璣弱冠時學于希齋錢先生先生啓廸之甚至終日俾立講下聞四書春秋大義成化乙巳春構屋于舍前之左讀書其中先生為之題曰東明閣復爲銘貽之蓋三十有二年于今矣近予侍養家居請予爲記予乃復之曰璣乎一明一晦相尋於無窮者天地之候也天地之候陰陽而已是故明不能無晦晦亦不能無明晦明相爲消息天地且不能違之而況於人乎然明不

生於明而生於晦晦不遽晦由其過於明隂陽消息其理則爾日升於東晦極而明之始也由是而升至於午位而明又極矣璣之閣適東其牖則其方進而未極譬之於人其將進之幾乎是以君子有取焉璣業蚤以事奪令其子勲實從予遊嗜學績文期畢父志予日望其進於明也所以成希齋名閣之意實於是乎在璣也其知勗哉

西溪記

其翁廷俊別號西溪志樂靜退兼善調攝縉紳間稱為
逸士予嘗與往山中見其過橋時步趨便捷甚愛之於
是年届七十矣其孫憲遊吾門丈日有進將圖所以慶
者先是詣予請曰吾祖心境光明風儀峻拔平生不作
諂媚態庭植花木一室左右圖書惟意所適尤篤於訓
子若孫期樹世望其素履之槩若此非先生一言之教
無為俎豆光予例謝壽人文辭而重其崇祖也乃為記
西溪歸之記曰邑之西有溪焉受惠泉之流納百瀆之

注汪如溶如沄如汯如水之觀漸具於是會而為湖下而為江東入於海海水之宗也雲龍攸宅風鵬攸翔神天下之變化者在是而水之大觀具矣然知水者必思其源焉翁居通溪觀而有契於心也嘗扁其齋曰西溪因以自志蓋其作德聚澤為流衍之地久矣導入海之勢以大其觀不有在於後人乎是固翁之願也憲也尚其圖之是為記

懷雪堂記

懷雪者吾郡貳守滎昌冷侯扁其所寓之堂之名也侯之先大夫寧遠學諭雪軒先生始仕為崇陽司訓而生侯侯生十有八年雪軒卒又十年其配王夫人亦卒于今若干年矣侯承雪軒之教以德行文辭自勵發身賢科歷掌邑校郡校功在諸生望在縉紳課在視學使者今貳大郡而進未已也其始在南陽而開封而寧國而吾晉陵地凡數易而雪之懷無一日不在蜀道巴雲之間也其名堂也不亦宜乎古之君子於其親之沒也自

起居笑語至於嗜好無不繫於思者矧其所以為志意而名夫軒者能不存於心目哉今夫雪之為物寒氣之所凝結也大雪之後一陽生焉於卦為復於時為冬於德為貞以言乎味則為至淡而可以受諸和以言乎色則為太素而可以受諸采先生之所以自成與其所以教俣者要不外是焉是故俣有不思思能不先雪乎俣之言告予固曰先君逾艾而始生其陶以德行藝以文辭勵以遠大媿未即副且大成也則其所以懷夫雪者

宜甚於人人矣雪乎雪乎其將為大有之兆乎其計日而應雨澤仁也其入地而辟螟蝗義也皆雪之所能為也侯也德行以本之文辭以飾之副之晚而成之遠稱國名臣固將於是乎在家之肖子不足言也懷雪之堂仕之郡產之鄉有志焉其能不先之乎侯以記請予既執筆復託侯言以永侯之懷曰我官我學惟我翁之教我有德行翁我約之我有文詞翁我授之我是焉承我是焉效嗟我思翁孰不在東翁名軒雪翁志所從吾敢

不顧吾敢不共雪兮雪兮潔可比德白可成文我雪我
堂視如有見聽如有聞雪兮雪兮我懐其永存兮

容春堂續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續集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張德壔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續集卷十二

明 邵寶 撰

序二十七首

序

陳氏忠孝録序

宋常州通判陳公炤以德祐乙亥死於城守贈直寶章閣朝奉大夫越六十有九年元至正甲申修宋遼金三史修撰余公闕檢公之事于樞府載籍暨諸野史未之

見也重於執筆公曽孫修撰顯曽時方布衣被徵上書史館諸公意甚懇至會檢史庫得公事之始末甚詳傳於是乎立君子謂寳章公忠修撰公孝寳章有遺事若干卷修撰有昭先堂稿若干卷藏于家國朝弘治初修撰七世孫天澤始合二編將梓之君子爲之題曰忠孝録既而天澤卒梓不果又二十有七年天澤從子訓手録而藏焉請序於某某十五六時嘗詣天澤天澤出二編者視某某始獲知二公大節于今四十餘年又得尚

論之爲乎公之忠在一郡而其時則關於宋之故者大矣當是時力孤援絶勢不能全公則死矣其授命不屈之跡宜若無知焉者然上戴下履臨焉質焉固亦有神明者在是故侍僕出自血口能道之塵朽中發故牘可覆視也此豈人力也哉由今觀之修撰公盡力於國史未定之前而天澤諸君又襲藏於家集將逸之際其小大易難固不可以等論然使凡爲君子之後者有修撰之志則爲修撰不然各視其力與時而圖其祖烈之永

亦可以言孝矣雖然此以家論也若以國則節如寶章公者史氏當爲天下圖之不啻如修撰焉而或諉諸其子孫之有亡則烏乎可

見素先生詩集後序

世有詩人之詩有非詩人之詩非詩人之詩而才情風致音調格律皆詩人也則謂之詩人也亦宜曷爲而謂之非詩人之詩也有所重焉者在爾七月周公之詩也卷阿召公之詩也説者謂萬世法程在是離騷屈原之

詩也說者謂風雅再變為後世詞賦之祖然千載而下稱周公者曰聖稱召公者曰賢稱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詩人有所重焉者在則不敢以所輕者加之其固然哉今致政右都御史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天才高邁尚友千古天下之稱德學者歸焉稱經濟者歸焉稱風節者歸焉公之望於天下重矣而公夙好吟咏大篇短章傳播海內視漢以下諸名家所謂代不數人者翺翔驅馳未知誰歟後先下上而況今之人乎今之論詩人者固

不能不先公也而稱且不敢公亦不欲自命乃今之集而公聽之何居蓋吾嘗聞公初以秋官郎言事左遷久而長憲湖南以疾歸越數年起佐南臺未幾巡視江西以憂歸又數年起靖蜀寇功成乃老今又數年年七十而望繫乎天下益重其間四十餘年所至有詩其時與地皆可考焉而所謂性情禮義者於是乎在公在山中時取而讀之其所感者深矣矧公盛德謙虛凡天下之所稱者退然不居賓友過從絶口世事而獨以詩相娱

即謂之詩人公其辭諸乎公之績在朝廷國史書之金石弦歌播而傳之是詩之傳將非其羽翼乎此固集之者之心也而或謂以其所輕而加乎其所重亦過矣集凡十有四卷刻於吳縣尹西蜀高君公次令致政少傅邃菴楊公既為之序而公之甥令太倉知州黄君廷宣復屬其敷言於後其獲侍公三十餘年雖未敢謂知公幸竊誦公之詩與聞天下之論於是乎言其文若干卷別有刻者兹不著

重刻陸宣公集序

陸宣公集二十四卷嘉興守徐君子謙之所重刻也子謙謂公爲郡先哲欲圖表章之以風乎士者厥既修其祠祀復念其遺集殘缺將有重刻之舉太學生項鎮郡人也出其家藏善本更以通鑑考其事之先後而次第焉爲制誥十卷爲奏草七卷爲奏議七卷而子謙之志於是乎成子謙義其舉也則以書屬鎮來請序昔文公朱子稱公經濟之才而我先正正學先生謂求士於二

千載間功業赫然而心行於聖賢之道不倍者五人曰諸葛武侯曰韓魏公曰范文正公曰司馬溫公而公居其一則公所謂經濟者可知已夫經濟之稱乎才者尚矣而本於道者爲難故惟有道者爲能通天下之志不能通天下之志則動而不知其不可亂也賾而不知其不可惡也欲求事情之切固有不可得者而況不倍於道哉是故由後世而視三代其才之難無足異者間有之則公其人也公初居翰林論思播告裨益弘多所謂

功業者固於是乎在至其相而當國顧若少焉蓋以間於讒佞之故非公之才前後爾殊也不然則諸作具在孰非可徵者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其不敏敢竊附尚論之義爲子謙復子謙名盈貴溪人以進士爲名御史擢今官嘗見其章疏文告蓋於公得師焉其所爲政亦無媿其言云

圜亭倡和詩序

園亭漫興詩正德丙子先師李文正公與今致政少傅邃菴先生楊公倡和之作也時文正公致政家居邃菴公在内閣更觀迭誦間亦傳於人人或一二首或四三首而未能得其全故膾炙有遺味焉越三年侍御天台葉君按我江南於邃菴公所見而録之遂託銅版模焉以遺諸同嗜者惟詩出於大君子是謂大雅然天下之人以尊慕其道德文章之故有不聞聞則誦之甚習自其地而觀之抑亦有若風馬者乎傳之臺閣釆之江湖

其歸一也侍御君蓋有見矣君自戊寅秋始至歷諸郡縣捄敝恤災圖艱應遽君子謂之得體而登臨弔古且有昔人觀風之意予於是乎蓋徵之詩凡若干首倡先和後大司馬喬公嘗手録之今本實於是出云

東麓詩序

山於江之南自五類數千里歷三衢至天目是來鍾爲金陵東迤北若干里爲潤之北固又東若干里爲丹陽之嘉山其東嶄焉截立曠焉平衍凡五里爲孟瀆其下

有石迤邐之東二里乃有山特起焉其名曰孤塵北東
枕江循江東下凡十有五里而止其東南則江海之交
常之靖江蘇之崇明皆隱隱在望論者謂北固諸山爲
金陵之餘脉至孤塵而極蓋堪輿家亦云孤塵之東麓
是惟今湖廣按察副使惲君功甫之祖之墓又二里有
岡中高其下坡陀凡三起伏始寛而平凡一里所者功
甫卜而阡焉以葬其室蕭安人于今十有八年矣又東
北若干步有泉出焉東流入于江泉之上功甫亭焉又

上有石峒紆逕而登者數仞其傍有石如砥方可五尺上有古異人迹前爲田百畝水匯其中爲方池釣且濯皆宜於斯功甫將爲堂以老而樂哉之卯則内子之兆固其所也功甫在公嘗屬畫史圖之朝夕披覽以自怡焉遂自號東麓居士都憲陳秦二公侍御毛君皆貽之詩從而賦者又若干人功甫書來以圖及詩請序於予予讀而嘆焉君子之節莫大於進退尤莫大於死生明於進退爲哲明於死生爲達唯哲也故未倦而思休惟

達也故未衰而思歸洒乎其若遺飄然其若忘情之所發其能已諸君子觀東麓之詩而公甫之節可知已東麓轉而東南距江岸二里有卭嵬然廣可三畝者曰黄山國初有得石碣於土穴者其題曰漢梁王相國惲子冬之墓蓋惲之始祖云又轉而南五里爲九龍山晉唐以來惲氏族葬其麓宋進士諱文之墓亦在焉因并書之

郡守王侯考績詩序

我郡守王侯之將考績於朝也邑令丞曁吾黨君子若三老有行義者皆閉予曰子亦有以賀侯乎予謂之曰三載考績古之制也今行之我侯之績在郡惠在民狀在部使者褎在天官卿而簡在天子最奏則有封錫之詔有遷擢之命吾之賀之將於是乎在茲行也某也病不能餞又何賀爲曰今吏外服者其績之獻率違其時部使者難之也侯以四年而遂行焉於今爲難何故不賀曰昔者侯領郡命於朝嘗受六察之籍而部使者歲

時稽之侯於是六者修矣而行之以仁持之以廉申之以共四年之中二荒一兵憂虞荐至廩貸城守侯之精慮蓋有出於朝夕之外者而侯故裕如也蓋吾民受侯之徳者多矣部使者惟侯之留以應艱遽非得已也比歲報功必有美言焉列郡舉才必有特書焉凡所以淹侯者將以大屬於侯也侯之進退政則皆國事則皆民遲速惟時不知所賀曰吾聞部使者凡再上侯至是將陟之内則臺省外則藩臬皆惟侯宜抑侯嘗稱疾乞休

既至闕下將無申請乎吾斯恐吾民之不終惠也子不侯賀則何以圖之曰是皆非吾所敢與也爲國而徵則有若黄霸之在潁川爲民而借則有若寇恂之在河内皆漢之故也朝之政虞周之成也時方須人漢之故能無采諸侯歸志則逸矣其如廟堂之議何曰雖然子不能留侯必有以贈侯者曰不敏何敢葢嘗爲侯筮之遇漸之巽其象曰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磐大石也自干而磐進而益安其上未已不樂何爲侯行如必欲予贈

也吾將以是於是諸人者有頌有歌有風有謡大篇短章鄉貢進士華諫企説皆萃諸卷可展而誦也遂以予言爲先

又

予既序所以贈郡守王侯者野人或挹慧山泉注之瓶瓶寘石子數个焉以爲侯贈而問辭於予予謂之曰而以水贈何也曰古也有志山下出泉静而清也侯之德似之是以獻焉以盥以飲惟侯之需曰何哉其以寘石

子也曰水之性靜則定動則撓定則清澆則濁其理然也是故溪澗之水不如泉江河之水不如溪澗今瓶馬將之走數千里而至京師或舟而川或車而途撞擊震撼不勝其撓猶之出溪澗而入江湖也是故不得已而石馬以鎮之在山之清庶幾其存乎易曰介于石蓋古人之訓如此苟水乎獻而不石乎侑是背古訓而不誠於侯也吾則何敢然則何以辭為曰吾聞贈侯者皆以詩吾儕小人不能詩而以水水無言非辭何以將之曰

若而言可以為詩矣夫水以象德賦而比也而出於而民風也有頌之意焉而終之以規是可以為詩矣雖然尚有未盡者言水之體而不及其用吾請為而足之書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易曰井洌寒泉食又曰井收勿幕皆水之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水哉水哉缾焉已哉於是太學生華時正在坐方圖所以贈侯者聞予言恐野人之不能述之也請書之簡予三辭焉再肅而後執筆

直道編序

直道編者故福建按察僉事姑蘇陳公之孫怡爲公述也公没而墓碑出既而傳譜表記弔祭諸作歲益以盛公之子唐府教授寧孫永定知縣悦繼欲纂焉未果至怡始克成之故禮部尚書吳公爲題今名蓋世所謂家集者也公在永樂中以翰林庶吉士爲河南參議坐事適田均州者十年當宣德初起爲監察御史出按江西以論學被譏闔門繫詔獄五年父母兄弟瘐死者數人

正統初復爲御史出按湖廣奏發遼王不法論死械繫一年改御史南京會天變又指劾法司亂法如不獲已葢公之節如此乃若其事則於國體大矣今觀其所爲作者自館閣至於山林皆當世名筆特傳信史之法於是乎存焉君子謂夫書也天下之書也陳氏之書也與哉夫公之正色危言可能也其歷三黜瀕九死而不悔愈强不可能也凡論公者已悉其獨念文正范公於公爲鄉先進公所自期宜於斯焉在矣由今而觀所謂感

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者公實有之卒之艱虞困頓以直道自成固若有遺志焉者然執是以稱不朽於後世亦可謂無媿爾矣抑於是可以見讒邪之情焉可以見疏遠之勢焉青蠅之刺遐遺之戒有志世道者孰不慨然於斯然則所謂天下之書也者不尤信哉其生也晚不及見公頃讀是編竊有所感因怡請序而輒及之

張文僖公集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盱江張公既卒之五年而柏崖集

出其子今浙江左布政使元錫校録而刻焉者也刻成
賜謚之命適至遂以名之謂其甞視學江西有斯文之
誼伻來以集請序其以公前輩顧鄙陋不敢為先者辭
焉元錫再告至於三乃受而讀之烏乎文之難言久矣
君子操槧肆筆孰不志於行遠哉往往僅得百一焉抑
有由也是故有才而無學則陳而弗稽有學而無識則
擇而弗鑒有識而無氣則發而弗充有氣而無法則御
而弗範才出於天學成於人識與氣固如其才然可養

也學則有法參而稽之會而通之亦存乎人具是數者則文於是乎成有不爲爲則必傳傳則必逺固然莫之遏也然臺閣山林詞異體學士政人同體異致兼之難兼而各㡳其所尤難烏乎文之難言久矣公少臯雋敏壯登大廷魁天下士既入翰林好學弗倦自諸經至子史羣籍罔不淹貫識與年俱氣日昌衍從容矩度大肆厥詞蓋自講筵敷對史館纂叙以及禮官奏復凡幾大議論幾大述作而銘功撰德施之公卿稽典陳義施

之僚佐志事述情施之朋友發難折衷施之門人弟子以至題詠應酬閒情逸趣施之江湖鄉曲者在在有之人之所謂難者公𢖍有焉集是以若是富也其傳也吾知其遠也公在翰林若干年在詹府若干年在禮部若干年中忤執政左遷留都部署者若干年所至職職皆於文乎可考也是有國史及少宰圭峯公誌銘在集之外復有和唐詩若干卷柏崖公所自號也

林夫人七十壽詩序

林夫人其氏今大司寇見素公之配也公今年七十一夫人少一歲可謂偕老矣其子南京吏部郎中達會請告歸遂爲夫人壽項過錫山問辭於予予曰祝壽莫如稱德達再拜爲予誦之予改容起敬謂達曰𡸁哉夫人之壽詎可涯哉惟夫人之德其小者不勝言其大者夫人自十八歸公事其舅都憲莿莊公暨其姑黄淑人以共順聞處公之弟妹及諸姒以雍睦聞公在刑部時公弟僖從僖病瘖夫人躬藥之曰吾姑所屬吾敢不謹

手杵蓼仁入藥雖傷弗恤比歸預吉凶之具且出篋笥
聽所取以去僖至家愈曰吾無以報吾嫂他日當服之
如母耳公以諫下詔獄有校一人來紿取十金夫人曰
昨餘俸金數銖今已盡矣尋又一人至曰吾直駕用刑
追贓皆吾事也夫人厲聲曰吾家爲國言事何贓之追
其人慚而去比公受謫欣然就道林監丞大猷聞之曰
忠臣婦固如此公副憲雲南留夫人侍舅姑養及轉湖
廣夫人從焉未幾亦請歸養如初公以都憲巡視江西

黄淑人疾夫人不解帶者彌月比卒力治斂葬不煩諸叔公有庶子幾人夫人視如所出有所分予顧加厚焉莆俗收租穀冬初以濕故加耗夫人曰物情也爲毀耗斛族人化之頌聲作于鄉夫孝友可能也處變如素不可能也嚴正可能也處險如夷不可能也一時之惠可能也攺量爲常不可能也諸子之愛可能也加分能厚不可能也觀於其大可以知其細矣惟公文章德業師表海内夫人真其配哉夫人真其配哉乃為之詩俾達

歸而歌焉其詩曰莆陽之山壺山高諸峯接海翻雲濤
雲莊山人天下望蹤跡在野心天朝行年七十方逍遥
明詔忽起儕夔皐今年嘉耦亦七十大郎歸自南天曹
一杯親獻麻姑醪客歌盛德配雅騷瑶池西望不知幾萬
里天書下錫申以遐福字字皆鈞陶羣姝競奏長生曲
小欄翠巘神驅鼇紫霞爲帔雲爲袍几陳雕玉鼎雉膏
海拂扶桑日杲杲秋入玄圃天滔滔會看上壽再開宴
九霄鸞鶴參翔翺

贈郭仁宏序

見素先生在浙上萬松書院語及寫照曰今之妙手難乎其人矣如武昌吳偉泰和郭仁宏亦豈易得哉偉吾不得見仁宏吾未之識也比至江西之明年朝廷有令取善畫者仁宏與焉一日來見董中監於南昌予始見之一揖數語遂去林公之言雖未嘗不往來於心而見無由以再焉或曰仁宏既見公矣畫可以得於神既而諸生以白描像至儼然古有道之士予不敢當而人亦

謂不類或曰盍畧貌焉以起其思予從之以託諸陳方伯嘉言今年正月嘉言絨坐立二小像至人曰近之矣尚未也又三月以正立大像至温共雅肅葢予日從事焉而莫能與者人謂之肖既而仁宏以書來欲得予文如昌黎之傳王承福考亭之序郭叔瞻也且曰其於二子未敢多讓公其不爲予執考亭昌黎之筆哉仁宏之自知信矣其所謂予予未敢聞韓朱百世之宗師也韓以文朱以道予生也晚夢寐摳趨方有卓爾之望仁宏

其謂予何仁宏天資清絶畫參古法而多所自得其筆力甚勁健其於時隨而介遜而遂尤冠平生弘治初嘗遊京師時予爲郎户部多布衣交若吳郡杜謹懼男北海仇潼東之四明王琊惟德天台王奇文英王輔仁甫吾鄉陸寛宗仁無旬朔不會仁宏乃安在至于今始有見晩之嘆哉予於是乎有感矣作贈郭仁宏序

都運張公七十壽序

福建都運張公致仕歸之十年今上初元公壽七十八

月八日其生之辰也其子瑭等請予文以祝之禮也公初弱冠受學經師而館諸僧寺也朝夕敬恭晨鐘夜燭寢興唯度知者謂公有志既遊庠序課業爲諸生先人曰有學既領鄉薦入太學聲名隱起而滋益共人曰有德既登進士觀政大司徒奉使遠藩事治而不勞人曰有才既授官職方出鎮山海守國東門公以其才與學施之號令布之文告以行其志以輔其德以宣聖天子之化被於遠人罔有内外人曰有政比代而歸補司寇

之屬逾月而罹无妄之災或謂公盍辯焉公曰命也辯則必求求則必屈遂不辯人曰有節公判順德司馬政蕃息之餘能贊其守以古循吏之道既擢東平再擢黎平政如順德而加敏焉東平以衡黎平以夷治衡以逸治夷以簡既遭宄瑾以非辜廢起守太原未行而改令官人皆曰公將由斯以階峻陟乎既乃致政以去人曰公位不滿德壽其未可量已不然有志如公有才與學如公有德如公有政如公有節如公位不極壽其不極

乎夫位人爵也壽天福也天其不終勝人乎禮七十老而傳公今老矣諸子者皆克有肖詩書冠冕公其有傳矣公其有傳矣耋矣期矣而臻上壽吾恐其未止也於是公奉詔進階嘉議大夫故夫人莫不祝之矧惟其子予以不文將爲不敏之謝念知公莫如予請遂質言之秦進士思魯公壻也時亦在坐予謂之曰何如思魯曰文愚不質公之言然足以壽吾舅矣諸子具簡請書以歸

邑令暢侯考績詩序

嘉靖元年六月甚甲子吾邑令隴西暢侯既滿三載當考績於朝於是前巡按監察御史天台葉君華州東君萊陽王君京兆許君今巡撫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繼有疏上侯嘉績矣至是將行吾黨諸大夫士餞而贈言禮也先是鄉貢進士葛豫志行來請言於二泉邵甚甚曰此固宜之然有長者吾不敢專乃屬吾姻友茹少參世和遍告諸君子者而

胥會於二泉之亭其乃言曰暢侯政成入覲清風之誦固諸君子所欲作也竊謂古稱當官有三事又稱守令有六事請分題以賦何如皆曰然於是陸臨江宗仁賦三事之清而許司訓克寛許商城朝儀賡之張都運元之賦三事之愼而許武定時正余瓊州一之賡之少參賦三事之勤而吳憲使遜之羅建寧文徽賡之蔡光禄嘉會賦六事之學校興者而施平樂克和尤蒼梧遂良賡之馮僉憲廷伯賦六事之田野闢者而秦京兆國瞻

馬岳州惟馨盛都運堯卿賡之六事之戸口增屬盛都運舜卿賡之者談司城文祥方撫州日昇也六事之盜賊息屬張戸部敬止賡之者陸戸部節之潘平陽之達也六事之賦役均屬談大邑文瑞賡之者吕太僕仲仁華吏部子宣也六事之詞訟簡屬顧少叅與成而賡之者顧大行與新錢常山國章而曹司諫于德殿馬尚年也詩既成什復會于亭傳而觀馬其既卒業作而嘆曰盛哉渢渢乎三體具矣六義兼矣作者之志殆無不盡

矣觀侯之德者舍是何之矣觀侯之政者舍是何之矣
又嘆曰古人於祖也祝於旅也語愛莫助之不以頌而
以規葢皆有之今何爲獨不然憲臺諫院惟侯是期高
明遠大惟侯是望其不佞即欲有言其何以加于此侯
偉人也執觴而聰聽之能無犁然於心者乎於是諸君
子各書於冊越明日具官某序

魏文靖公集序

宋資政殿大學士叅知政事贈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

公集若干卷爲詩文凡若干首故有刻本自宋迄今凡三百餘年矣其廢缺鮮傳無足怪者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内江李公以公蜀人爲鄉邦先正撫政之暇訪而得其什九輙用勘補以從梓事其什之一將别圖而補焉間命吾令暢子實屬序於其其晩學荒陋鄕往於公豈不勤且久哉序則何敢雖然蓋嘗尚論之矣宋之有道學也始於周子盛於兩程子邵子張子同時並作繼乃成於朱子蓋後乎孔孟千有餘年而先王仁義禮樂

之懿日可復興正矣大矣精且備矣夫然故天下學者心悦而誠歸之抑亦有樂其名而歸之不由乎誠者門焉户焉騰茲多口而小人之醜惡正直者乗之是以僞學之論起焉而謗遂及乎大儒君子夫人也其皆非吾徒也已不然何僞學之禁一行遂滅跡以逃惟恐不絶至或反戈相攻也哉當是時公與西山真公二人者雖罹娼嫉屢見疏斥罷於出入而講明之功持守之力弗替益勤立朝領鎮忠言嘉政歸焉爲吾道衛翼國史立

傳列之儒林爲道學之亞厥惟允哉公家食時讀書白鶴山下在靖州有鶴山書院及登政府賜第平江至屢理宗御書院額之賜所至學徒不遠趨赴蓋忌之者雖多不能勝信之者之衆且深也公之大節史傳已具君子尚論其世則所謂集云者將可無乎平江今蘇州府公生所遊死所歸藏也司空公以孤卿之重兼御史中丞撫我南甸瞻謁公祠如將見之集之傳也固其平生之志也司空公之名德海内屬焉久矣後之視今安知

不猶今之視昔乎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其請爲蜀人誦之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其請爲蘇人誦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請爲天下之人誦之

倪氏二先生集序

國朝永樂景泰間吾錫倪氏有二先生焉祖孫相望以文章名節重於朝廷天下稱之其祖曰峻字維嶽洪武庚午舉于鄉累官至兵科都給事中廉正守道嘗上書諫佛事人以儗韓表文廟怒尋遷行人三使占城以折

之至則禮折驕王尊我國體歸遂請老以正學敎後進凡十餘年卒于家學者稱靜寄先生其孫曰敬字汝敬正統戊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崛强有大節景帝末上敬天修德疏直言忤旨謫宜山典史稍遷至右軍都督府都事從征廣西以總戎專令誘殺不署功籍歸卒京師學者稱月樓先生二先生之於吾錫可謂望矣然君子固曰天下士也非一鄉之士也蓋吾嘗論士於天下才德之辯尚矣吾不敢贅然文章才之形也而本之者德

不然則汎沛曼靡而雅道微名節德之屬也而發之者才不然則徐佪鄭重而直氣沮夫然故人兼之難兼而世濟焉者尤難而況於今有若倪氏二先生者哉夫以靜寄之靖共而復繼之以月樓之英邁諫垣憲府言責惟均正色危言獨立不顧雖遭斥遠髃闕嶺海之死靡他其名節於古人蓋不多讓然皆名能文章而尤長於詩靜寄之詩和平清適有一唱三嘆之音月樓之詩奔放豪逸有萬人獨往之氣要之於古作者各有合焉傳

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聲也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論詩於二先生孰爲商歟孰爲齊歟必有能辯之者烏乎錫之文獻宜無大於是矣而其集之傳乃久缺焉者何哉鄉貢進士容静寄之玄孫月樓之再從諸孫也績學有高志蒐諸遺藁校録入梓而其父久齋先生之詩附焉梓成介潘繼芳甫來請序於是乎言久齋吾友也諱祚字相承幼孤力學志于用世未遂而隱以卒其詩有家法其

言行在予所爲傳

四朝恩命録序

四朝恩命録者今致政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邃菴楊公之所輯也公少以神童績學翰林弱冠登進士爲中書舍人歷事憲宗孝宗武宗三朝四十有五年十二遷而至今官其命於上者在成化時則有中書勑命提學僉事勑諭在弘治時則有提學僉事副使勑諭左副都御史督理馬政巡茶巡撫經畧諸

勑書及誥命在正德時則有總制軍務勑書再起西征總制提督軍務奬勵召還諸勑書尚書少保誥命陞官手勑及致仕褒諭諸勑書凡若干通正德初公以疾予告家居嘗録總制以前所得者通爲一卷目曰三朝榮遇又以始起家及歴官以來被薦及辭謝諸疏所蒙温旨者爲下卷附焉既皆刻之梓矣今上嗣位賜勑遣官存問又給少傅大學士誥命公以爲不可無紀也因追録前後所得者并武宗南廵幸第賜詩十二章俱序入

前卷而今得勑誥附于其後又以再起以來累上乞歸及辭謝恩命諸疏所蒙温旨者爲續集而廷臣薦剡及謝辭章疏所蒙褒旨者附焉通若干卷統更今名録既成謂寶私淑晚進不鄙其愚辱以見示寶莊誦之有以見公不器之德焉有以見公素位之道焉有以見公勤勞之義焉德成於已道濟乎時而義從之義之所安道斯行焉道行而德之用博矣抑豈易言哉蓋自君子不器之説發於先聖凡能兼衆長者皆可以爲稱至要其

極必識通天下之志才周天下之務動而弗動瞶而弗瞶而後能成天下之物可以言乎不器然君子不能自用用之在君或坐而論或起而作理與事實相成焉而不能相兼兼之者其時乎時不在我而吾之道足以應之素位而行無乎不可雖從容廟堂不動聲色而不見其逸驅馳疆場不遑暇食而不見其勞皆所以行吾之義也公於是實有之初公以文學師道稱重于朝于藩既而擢太常周旋兩京若不知有邊隅事業者及進都

憲茶馬之政甫成繼之以巡撫經畧又繼之以總制而事業滿邊隅矣中忤權奸去位再起視師遄靖西夏之變入爲司徒以固邦本公於是時誠無愧於古之澤被生民功施社稷者雖然未足以盡公也葢至於位冡宰而統均弼亮之功著至於典機務而經綸爕理之功弘至於進師保而表儀啓沃之功容公之於天下於是乎成而見幾勇退君子猶以爲有遺用焉然出入進退道以行之義以安之在公有固然者非生稟閒氣閎深博

大俊偉光明學究聖賢之緼而識明力定始終無間其何以與於此仰惟三聖重光知公深至前之敷遺後之圖任如出一心而公服休若采如處一日至於今上之存問有勑有誥又皆出恒典之外美矣盛哉雖隆古君臣相遇又曷加焉且諸剡交上稱公之賢者不謀同辭不和同聲凡所批答如響斯應輿論攸歸孚於上下又有不可誣者耆耇元德獨能無餘衷哉斯録也其侈上賜而傳諸不朽乎無窮之報固於是乎在此公自以爲

家集者也乃若觀國史者將亦不能不是之參焉寶不敏竊謂非公一家之書而天下之書也旣僭以是爲公復敢復爲天下道之

五峯遺稿序

方伯泰公以文與政望於時其政之大且著者載諸金石兩朝實録收之其小者士頌民歌有公論焉乃若其文陳義永言有懷必露無所叩而不應往往爲吏事之飾意其必有巨編數十而公當作時多不稿卽稿亦輒

棄去存者什四三耳公卒之二十三年其子太學生國英檢故篋而手録焉又録於人僅得若干篇既屬潘君繼芳校而成帙則來視寶寶以公雄才博學施諸有政宜其入賛謨謀出任經畧俾澤被海内乃遲廻郡藩而疾病及之論者謂公以英特取忌於時夫固若有然者若夫文之殘逸抑又何哉寶昔在京師儕於羅太史圭峯圭峯建昌人也於公為相知嘗論公文寶謂公始變柳繼充之以蘇又益之以歐詩始馳騖中唐久之得其

風格既而讀杜時取而出之復參諸蘇黃以下數家故
所就如此圭峯曰然然公才裕矣氣亦昌矣邁矣論者
固當先之予亦曰然令是稿也出將不謂予與圭峯然
乎初國英手是稿也其從兄瑞安尹國重見之曰瑞安
多刻工吾將任梓事乃用書告其從弟令御史中丞國
聲於湖南中丞賛之加亟且謂序宜屬寶寶生也晚於
公之父修敬先生嘗拜忘年之辱至公加引重焉以齒
以德公皆前輩行也序吾惡敢顧國英再請益勤遂書

所嘗論者歸之公歸築草堂龍山第五峯下稿是焉藏故名公諱夔字廷韶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武昌建昌知府福建參政江西右布政使致仕以卒其世裔事行具銘表諸作

三山郭氏族譜序

譜也者一家之書也而有關於天下一家之書曷為而關於天下也天下之史所以紀天下之事也紀天下之事則天下之人亦與載焉天下之事二在朝廷則為典

禮為命討在郡邑則為風俗為德行以言乎人則內之為公卿大夫外之為士農庶品莫不出於家焉書之所載而美刺行乎其中矣而旌別存乎其中矣而因革而會通寓乎其中矣若是而謂非關於天下乎故天下之史得則郡邑同之其不然者史失而求之志志失而求之譜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有家者可以不慎於譜哉譜而不詳不覈將郡邑無據焉將天下無考焉其顛倒是非以變亂名實者又不必論也是故家必有譜譜必如

志志之法無他信而已矣志必有史史之法無他亦信而已矣然人鮮能之者誇與忽病之也家而無譜者十九譜而如志若史者什一譜而不如志史猶無譜也家而無譜猶無家也而何足以為天下之事之人之地也哉譜稱有志若史法者吾見亦多矣近吾得之郭君某焉君福之三山人辛巳進士時其家食也嘗從其鄉大老泉山林公治其譜也得以覽觀諸譜焉而知某之譜如志也某之譜如史也又知誇與忽之為病也内慎諸

心外慎諸筆不敢以一家而自外於天下之論其自待其身與其家也重矣比來治蘇之長洲政暇有事於譜而問法於吾友都先生玄敬玄敬固知為譜而有志若史法者也郭君聞而信焉故其所載斷自所知名實相副文獻足徵君子謂之善譜閒過無錫徵序於某某何以加於此哉吾素重君之為政觀於政可以知譜遂論譜之關於天下者歸之

抱拙先生集序

永樂宣德間錫有隱君子曰抱拙秦先生雅學篤行教授鄉里晚稱耆德爲鄉飲大賓者若干年當是時有薜恒履常者有杜純守德者有馮善擇賢者有朱經公紀者皆以薦起爲令爲丞爲學博而先生獨偃蹇丘壑以終詩咏考槃非其人邪先生之曾孫令大司徒國聲公始起家進士遂大貴以顯勲業在天下鄉之人之頌司徒公者必追稱先生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固有若符契者邪先生平生著述吟咏散落鄉人者往

往有之其稿存於家者無幾矣司徒公既輯録得若干篇又從潘繼芳莫如山所得若干篇二君且遍訪以益之共若干篇分四卷將梓之司徒公北上別予而屬以序越三月其子鄉進士泮再告某生也晚聞先生之懿於莫澄心翁翁先生門人也於吾祖三益公嘗請文於先生為澄心贈則先生固吾曾祖行吾與司徒真所謂累世通家者矣於乎以吾所見而徵諸吾所聞吾所傳聞觀秦氏今日之盛者固當自先生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先生之

盛德豈將為後世地哉天道不與無庸論者而先生之詩若文必至於久而後傳則亦有數焉耳矣先生之時皇運方隆貞元之氣方醇而未醨方樸而未散故其所作典實脩雅雖詞釆聲調畧而未講而道之所存葢有餘味焉君子讀之猶可想見其惇厚忠諒之氣象於百載之前也其後之克昌也不亦宜乎先生諱樸字物初其世為宋淮海先生若干世孫其子景薰其孫霖皆以司徒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司徒公行且進秩贈典將及先生矣

九峯歌序

九峯歌者太師李文正公贈大司徒孫公致仕歸而作也司徒公有書屋在九峯山中得安陸之勝因號九峯居士當朝政之暇葢嘗與文正公言之比致仕時文正公謝機務已數月矣湖南山水夫烏得無情哉其視歐陽公贈劉凝之廬山高之作可謂異世同心者矣公歸至繼陽手録寄予俾繼其聲於是予病新起實始執筆以復四方君子聞而和者益衆迄今七年總得若干篇公亦倚而和焉間嘗叙録成帙將傳

視同志以無忘文正公曁諸君子之意俾來用書屬某數言於首公薦歷清要由少宰擢冢宰南京召入為太司徒凡若干年平生志節以古人自期而臨事精密圖歸於正士論歸重文正公在秘閣知公特深公之歸也累疏不已文正公聞而惜焉是歌也上為天下而下致其私雖寓情山水草木之間而意則遠矣諸君子之和之也言人人殊意皆不出乎此異地相感繼自今豈無覩是編而復和之者乎公功業在國史而山林之趣則於是編焉在某病餘蕪詞方愧厠於其間何敢

復致吾喙哉顧公意遠屬而其子温州君惟一以考績過我二泉山中再請益勤於是乎書

送戸部尚書秦公序

南京兵部尚書鳳山秦公奉勅參贊機務之二月戸部尚書安陸孫公請老而歸廷推屬公上俞焉公得報上辭疏以俟於家上隆旨促之而後赴闕將行謂予當有言初公爲戸部侍郎之二年通前副都御史三品九載乃擢南京禮部尚書以來人曰公自進士釋褐爲戸部

主事員外郎郎中凡若干年而有按察之擢公在户部參閱章奏凡若干年蓋民生之休戚國計之舒縮邊儲之饒乏疆埸之遐邇險易漕輓之便不便孰爲經常孰爲權變進退推移考求厥中蓋瞭如也及再入爲亞卿斟酌經畫而施之有政如已試之藥有不投投必有濟而將之以盛德而受之以宏量又如長江大河莫測其際司徒之任非公其誰宜之而必南禮之之也或曰不然公邃於文學嘗提學河南稱賢宗師三禮之典是故

公所宜也公至禮部甫五月有參贊之命人又曰公文武長才嘗以都御史巡撫湖廣而贊理其軍務躬統大衆戡定寇亂南人以寧論功受賞紀頌在碑留都根本之地保釐之寄非公又誰宜之至是戶部命下則又皆曰是果慰前論者之望矣公不器君子也何所不宜而於戶部尤合遲任求舊之言官哉惟其人哉予聞之亦以爲然惟周官大司徒之典尚矣今戶部尚書實惟其職而於古不能無所異同所謂析敷典於宗伯者不與

焉天下之事若權衡在縣低昂萬變厥有定分有才而無學才則不經有學而無識學則不達有識而無業識則不切有業而無繹業則不廣故遇事而高談者有矣率坐是數者而莫之遂也而一是茍簡之弊又乘之以起雖一邑一郡不可以理況天下乎予昔爲郎嘗獲與公同侍太原東山洪洞靈寶數公每燕居論事必曰曲成而繼之曰不失其正蓋所謂經權者於是乎在公行矣朝廷有所舉置待公而行無小大無易難儆之疇昔

之所已試而槩之吾心將有不合者乎有不合則從而思之或仍之惟其宜或更張之亦惟其宜皆歷試之力也如是焉而或撓之吾有執之而已矣天子聖明能無從乎然非有才如公有學有識如公有業而能思如公有盛德宏量而敭歷有年如公其孰與於此甚也何敢以是望之今兹之歲東南之飢極矣予憂居且病不敢致吾私敢以天下爲公計之公以天下爲心烏得遺東南哉公曰此固吾舊寮之言也適鄉大夫士有贈言者

遂書以爲序

無錫過氏族譜序

過氏之祖始於宋徐王郡馬公孟玉郡馬公以上不可得而知矣自郡馬公扈高宗蹕始來江之南長子殿帥炳從駕居杭第二子𤁴留無錫景雲鄉居焉是爲始遷之祖自𤁴至我外祖時明府君九世矣葢在宋季者若干世在勝國者若干世在我明者若干世世世有所分在外郡者若干支在外縣者若干支在外鄉者若干支總

凡若干百人族之蕃衍可謂盛矣舊未有譜六世仲銘府君嘗一修之至十世野舟府君又嘗一修之而未克就稾藏故篋遺至其孫輯始克成之自野舟而下又四世矣前乎逸者不可不求後乎生者不可不續乃以屬諸十三世孫棟執筆從事棟嘗請法于寶寶以吾邵氏譜編于文内翰徵仲者授焉既月且旬遂克成編始用蘇氏法參之以歐陽氏法圖焉表焉傳焉而碑志等文附焉蓋先之以圖若掌之指次之以表若指之屈次之

以傳若面之覿次之以文若聲音之接譬之於史紀傳編年殆兼之矣於乎如是而後昭穆序如是而後宗祖尊如是而後倫理明如是而後恩義惇如是而後文獻足譜於是乎可觀矣雖然此正族之法也族正則家齊矣自家而要之於身自身而要之於心一人正則一家正一家正則一族正合羣族無不正天下之正亦於是乎在夫譜不可以不修尚矣徒修而無本亦焉用是爲哉寳過氏之甥也祖猶吾祖也宗猶吾宗也族猶吾族

也譜之序雖不敏吾烏乎辭諸夫是以爲之僭論如此若夫過以國姓實自有夏之世不可考矣亦不必考也即今之譜而補之續之以衍之於無窮敢再拜以告其後之人其散處於三吴兩浙者或宗於殿帥别有譜焉不書

胡氏正德集序

正德集若干卷蘇州守胡君世甫之所著也蓋戊辰至辛巳凡十有四年君自翰林出佐嘉定州召爲南京户

部員外郎吏部郎擢守安慶凡五徙厥官四易厥地而蘇州未與焉總之今名志其時也其門人太學生江陰徐中孚請而梓之君子觀政於文文曷爲而可以觀政也政與文皆出於學深於學斯深於文斯深於政矣然則觀文於政可乎政固有不出於學者而何以觀之故觀政於文可觀文於政不可之人也吾見亦屢矣近吾得之君焉君天資高明前知師古而後不屑於今之人者書自六籍之外非兩漢以上無讀也極其所見有獨

抱遺經之志君往歲以公事至無錫予始與游二泉山中君視予所著往往出人意表比守安慶以來又得讀於椷寄而斯集也乃今見之蔚乎雅哉視古作者蓋以登其錄矣君昔在嘉定吾不及知已留省事簡無君之爲者安慶當兵荒之餘而不見其艱蘇州居賦之會而不見其劇從容時措視古政人殆無與讓君之文何其似君之政也曷不觀君子之學乎學古人之學而文有不如古者乎而政有不如古者乎文出於學有用之文

也政出於學有本之政也由令以往君之任當進而益顯以要以言乎文尚有大制作焉以言乎政尚有大舉置焉待君而爲之者若今之所至其何以盡君哉而觀之也雖然觀諸今而來者可知已徐生請序遂書之君名纘宗別號可泉世甫其字也陝之隴西人

左觿序

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歎杜子美所謂讀書難字

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横推度往往有得得輙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叙録成帙凡若干條踈陋之見不知於丘明之意果有得歟否也抑諸生佔畢或亦可為之資乎故名之曰左觽俾里塾藏之觽解結之具也

叙養晦壽涂封君

封試監察御史涂翁鳯占字應吉别號養晦直諒莊雅

自壯至于老鄉邦稱之無異辭者其少也孝而聰警年十九痛父邱山翁遠遊而沒于蜀冒險奔馬至則以力不能歸其喪也且得吉壤遂葬其地事母喻得子道甚母卒且葬以遠故不能合乃嘆曰合葬非古吾將援焉非得已也厝之室東之地側而廬墓朝夕慟哭致毀少習易長於吟咏居家訓子弟業詩書而治園田時以吟咏娱情誘善疾惡義形於色明決練達平心率物人訟曲直不之官而之翁者比比有媿不敢見望閭而返者

既有子女女擇所歸子分所業御史夢卜相其冢嗣也既第進士命其仲治家曰汝事吾事季遊庠序治經學曰汝紹而凡論者謂翁不越厥分而好修自成稱其所號養晦者嘉靖改元夢卜既入臺爲試御史會有徽號恩典念父母春秋高而未得與也乃與同官十九人上疏以請上從之翁與其配楊孺人皆受封如制今年且耋矣而康强如耆艾者夢卜以廣東廵按之節將復命于朝便道過家稱壽先是具事狀專使請予爲叙藉手

以拜予昔視學江西與閳御史之進今既能其官而請文不持一物廉介得憲臣體可以觀孝矣君子曰養晦有道乎養晦有道明而已矣順而已矣晦也者時之所不能無也故時乎晦也天且不能違之而况於人乎夫晦於德爲貞於歲爲冬於日爲夜其於人也爲處爲默爲遯爲隱其究爲主静君子所以順乎時也及夫時之顯也行焉大行焉亦未嘗有所加焉是故晦逆境也惟順爲能俟之不然則否然非明於消息盈虛之道者其

孰能與於此詩曰遵養時晦武王且然而况於人乎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養晦有道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涂翁其近之矣

王元信切字正譜序

萬籟生於動復動之端也故黄鍾得聲氣之元有氣而後有聲有聲而字從之字不足以盡聲聲而不當其字則字不職職字不職職而能物天下之物乎字有母母呼子應而反切之語介於其閒四聲七音於是乎出昔

人擬字訣二十六皆從天韻蓋所謂陽起於復者其端甚微而其極至於無窮是故鞮鞻可譯鳥獸可解况堂堂之夏聲哉王君元信纫便韻語中歳靜居益有造焉嘗取所謂韻母者日事吟諷久而覺其未盡乃爲譜如左又取周氏千字文一一反切俾聲韻皆叶各歸于所蓋若以爲例然凡佔畢者得之置之几格豈不有與矣哉律呂之末敢輕議尚矣然或謂是爲小節而忽焉亦非君子之志也予嘗謂律和聲和以天也今於切字亦

云

鶴坡奏稿序

鶴坡奏稿四卷凡三十五通監察御史米君士光錄其所上以藏於家者也自正德丙子至嘉靖甲申凡九年歷南北二臺內而京城外而諸郡邑凡若干差遣其所言者皆在去年冬巡節至無錫謂予舊知特出以視予擊節而歎焉歐陽子有言天下事惟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然言之道有二曰直曰諷直而不激斯謂之直

不然則訐諷而不狥斯謂之諷不然則訣諷所以行其直也古之善諫者率不出是雖然知而言者存乎忠言而盡者存乎誠誠而通者存乎識通而博者存乎學博而貫且辯者存乎才非言之難忠與誠之難也才與學與識之難也五者不具其何以與於此哉今觀諸疏上自宗社乘輿次及執政下至閭閻邊徼得失利害皆究極幾微而要其流弊蓋關於天下之故大矣昌言盈廷侃侃正色指斥忌諱不避險危而自牖之道行乎其間

且其文出入漢宋從容大篇卒能盡其所欲言繁無冗語簡無缺詞始而讀之不覺其入也繼而繹之不覺其孚且沃也聖明在上有言如此能無從乎即有未從能不嘉答之乎臺端輕重舍士光其誰歸它日超而達諸上位居可行之地執此以往而貞恒以始終之其於天下也何有予昔視學江西得士光於文字間蓋知其穎異素矣別來數十年乃不知其造詣建立如是予衰病林居無能為世道效力於是乎

有國有人焉之感遂書諸首簡以歸士先其以為何如也

秦氏兩生更字序

秦生汶予甥也與其凡濂學於予予喜其業有益欲字稱之而怪其有所雷同也兩生因告其父韋軒君請予更焉許之濂曰楚南汶曰齊南或曰其然哉殆疆域之志爾於義何居不曰有所志則有所思乎濂出道州楚地也其南有蒼梧之山焉望蒼梧者能無舜之思乎汶

出萊蕪縣齊地也其南有龜蒙鳧繹之山焉望龜蒙鳧繹者能無周公孔子之思乎因其名志乎其地而千古之思係之二南之為義大矣或曰濂周子所産汶閔子所嘗遊也曷不是之思也舜至矣周孔大矣重華之陳于魯于道之變葢昔人之志則然矣周若閔舜周孔之徒也吾敢忘諸乎

容春堂續集卷十二